

金都上京故城遗址沿革考略

——附论金都会宁（白城）遗址遗物的年代问题

秦 佩 珩

阿城，在黑龙江省东部，哈尔滨市的东南。滨绥铁路通过其北，1908年设县。此地唐时渤海为粟末靺鞨种族杂居，称为海古勒地。以后，为完颜氏所据，为其本部。金都上京会宁府，即在阿城之南。此地为金之发源地。过去，历史学家多忽略之，殊少考证。1979年夏，余游学哈市，访其旧址，草成此文。浅学如我，亦略得其大概规模而已！

一

金代的会宁府，即今阿城南的白城，这大概是无问题的。自金太祖（完颜旻）、金太宗（完颜晟）到金熙宗（完颜亶），皆在此建都，直到海陵王（完颜亮）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始迁燕。前后在此作为都城38年。其地被女真族的看重如此。《金史》称：

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国初称为内也，天眷元年号上京。海陵贞元元年迁都于燕，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称为国中者以逆制论。大定十三年七月，复为上京。^①

金都在阿勒楚喀城南的白城。曹廷杰考之甚详。而且批驳了过去一些错误的说法。他说：“金之上京会宁府据《金史》及《松漠纪闻》、《北盟会编》、《许亢宗奉使行程录》所载道里考之，本即今阿勒楚喀城南四里白城故址”。^②

关于白城位置，《金史·地理志》^③所

载较实。同时，我认为《通志》等书，所载金都白城在宁古塔城西南，以及《明一统志》、《扈从录》等书，实际上都是不可靠的，是缺乏实际上的依据和旁证的。1979年夏，我在白城进行过初步探索，并联系当时历史作过一些考证，初步认为白城即金主阿骨打最初建都地所在。今天阿城，就是阿勒楚喀城。曹廷杰的批驳是有根据的。他说：“《通志》谓在宁古塔城西南，其说实本于《明一统志》。金灭辽设都于渤海上京。高士奇《扈从录》，沙林东南十五里曰火茸城，金之上京会宁府，此皆误也。《志》又谓当在塞齐窝集左右，塞齐窝集岭上有故城址，相传为金时阙门。今张广才岭即塞齐窝集，绵亘数百里，岭城并无城址，则其说尤不足据。”^④

当然，从今天来看，对这座古城所处的位置、时间、规模形制、宫殿面积、以及出土文物所在，还不能够研究得十分确切，只能做一些概括性的介绍。

女真奴隶制的向外发展和扩大其对外掠夺，并建立了一个阶级压迫的机关——国家，是从公元1115年（收国元年）的阿骨达（金太祖）开始的。他在此年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都今阿城南的白城。这个国家，

① 《金史》卷24，志第五，地理上。

② 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页14，《金会宁府考·海古勒白城附》。

③ 《金史》卷24，志第五，地理上。

④ 曹廷杰：《金会宁府考·海古勒白城附》。

实是在对辽作战的过程中建立的。

自金太祖在按出虎水完颜部居地誓师建国立都后,这一地区被称为“内地”,金太宗仍以此地为都城,仍称会宁府。公元1125年大造宫室。这时的会宁府实为金朝初期的政治中心。《金史》记会宁府的自然形势说:“其山有长白、青岭、马纪岭、完都鲁,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来流河、宋瓦江、鸭子河。府一,领节镇四,防御一,县六,镇一。旧有会平州,天会二年筑,契丹之周特城也,后废。”^①

为着说明白城在金代初年所处的地位,我再谈谈白城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条件和在交通上所占的位置。

第一,白城在当时的自然环境非常优越,物产亦极丰富。当时会宁县与府同时置。除有长白山、马纪岭外,尚有“勃野淀、绿野淀。有按出虎河,又书作阿木泚。”除混同江、洮流河外,尚“有得胜陀,国言忽土皁葛蛮,太祖誓师之地也”。^②除会宁县外尚有曲江、宜春诸县,皆属会宁府。契丹之周特城,“城”字原作“成”字。按《习古乃传》,“及习古乃筑新城于契丹周特城,诏置会平州”。^③“成”字实为“城”字之误)会宁府原为金置,上京所治。初为州,太宗完颜晟因建都所在,升为府。治会宁县。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的白城,即其故址。此城东临阿什河、南有帽儿山。其南面的玉泉镇是著名的风景区。金初在此建都并非偶然。此地从经济资源来看,农、林、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特别以盛产大豆、亚麻、甜菜、大蒜而驰名东北。早在阿骨打时,此地户口繁盛,岁贡秦王鱼及猪等。^④

第二,会宁白城地区在金代初年政治地位十分重要,在交通上也是南北的孔道,吉、黑的枢纽。宋岳珂误将辽之临潢为会宁,误矣。^⑤《东三省舆地图说》亦称:“按《金史》会宁府初为会宁州,太宗以建都升为府,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

都总管。东至瑚尔喀路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夫余路七百里,东南至率宾路一千六百里,南至海兰路一千八百里。《松漠纪闻》: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三十里至会宁头铺,四十里至第二铺,三十五里至阿萨尔铺,四十里至拉林河。《北盟会编》:出榆关以东,第三十八程至拉林河,终日之内,山无寸木,地不产泉。又五里至矩古贝勒寨,尽女真人。第三十九程至馆,去上京尚十里。许亢宗《奉使行程录》:过混同江四十里宿呼勒希寨,三十六程,自呼勒希寨东行五里,契丹南女真旧界也。八十里至拉林河,行终日无寸木,地不产泉,人携水以行,渡河五里至矩古贝勒寨。第三十七程自矩古贝勒寨七十里至达河寨。第三十八程自布达寨行二十里至乌舍郎君宅,又三十里至馆,此去北廷尚十里。查《金史》所谓瑚尔喀路即今三姓南一百七十里小巴彦苏苏地方、牡丹江西沿古城肇州,即今逊札堡站东北珠赫城。率宾路即今绥芬河双城子地方。海兰路即今图们江北海兰河海兰城。自白城按之道里皆合。《松漠纪闻》由白城西行渡拉林河。《北盟会编》、《行程录》由拉林河东行至白城,所记道里皆百四十余。今由白城西行十里有土城名点将台。又三十里有土城名小城子,又三十余里有双城子,又十里单城子,又十里金钱屯,又三十里乌金屯,又十里花园地方有旧土围,又五里拉林河亦

①②《金史》卷24,志第五,地理上。

③《金史》卷72《习古乃传》。

④《金史》会宁府下云:“初为会宁州,太宗以建都,升为府。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司,以留守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后置上京易州等路提刑司。户三万一千二百七十。旧岁贡秦王鱼,大定十二年罢之。又贡猪二万。二十五年罢之。东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满与路七百里,东南至德昌路一千六百里,至葛麻路一千八百里。”(《金史》卷24,志第五,地理上)

⑤倦翁《程史》称:“余读北辽遗事,见赵良嗣与王瑰使金,适攻辽上京城破,有诗云云。……考其诗中所称王至上京殿名,阿保机故巢。即会宁。”(《地周春》;《辽诗话》页805《赵良嗣》。)

约百四十里。路皆平坦，犹见雨道形迹。”由此可知：“花园地方即矩古贝勒寨，金钱屯即阿萨尔铺，双城子即达河寨，亦即布达寨。小城子即会宁头铺，亦即乌舍郎君宅所在。点将台即当日馆客之所。再东行十里至白城西门外，偏北有大土阜，今呼斩将台。查《北盟会编》第三十九程至馆，去京尚十余里，翌日马行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旷野，又一二里，云近阙，去伞盖，复北百余步，有阜当指此斩将台也。”^①

二

金在会宁府南的白城建都以后，建号上京。把原来的辽上京，改称北京。规范皆仿汴京。《吉林外记》称：“《大金国志》：国初城郭散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曰会宁府，建为上京。其辽之上京，改作北京。城邑官室，无异中原，州县廨宇制度草创。又云皇统六年春三月，上以上京会宁旧内太狭，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规模悉仿汴京。”^②

金在上国会宁府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宫殿。最南为乾元殿，徽宗朝见金主处。北去为敷德殿（即朝殿），官吏在此朝见皇帝的地方。再北为庆元宫，为安放金太祖以下遗像，实地上是金的原庙。又北为明德宫、明德殿，供太后居住，安放金太宗遗像。最北为凉殿，为皇帝乘凉避暑的地方。金太宗时营建的乾元殿，后改名为皇极殿。以后又兴建了太庙、社稷坛、嘉荫侯庙^③、八角井等^④。金熙宗仿宋制兴建的华丽宫殿，使上京面貌大为改观。以后到了金世宗时，又在白城兴建了华丽的皇武殿，皇武殿为金世宗打球校射之所。《金史·本纪》：“大定二十五年，上在会宁府谓群臣曰：上京风物，朕自乐之。祖宗归邦，不忍舍去。后数日，宴宗室于皇武殿。曰：朕寻常不饮酒，今日正欲沉醉，此乐不易得也。宗室故老以次起舞进酒”^⑤。记载金初白城及宫殿旧址较详尽

的莫如曹廷杰氏。非有实际考察的工作，不能有此详尽的记载。他说：

白城西面、南面各十里，东北隅缩进五里，作曰形。由缩进之隅至西城适中之处，复有横城一道。横城南有子城方约二里。南面有二土阜对峙，各高二丈余，周二十余丈。由阜间北行有高阜七层，各高二四尺，长约二十余丈，即宫殿基也。两旁均有高阜，南北直向即国部基也。外又各有横亘高阜数层，皆在子城内。《北盟会编》：宿围绕高丈余，皇城也。至门就龙台下马，行入宿围，朝见，即捧国书，自山棚东入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极洞，中作大牌，题曰：圣微宫。高五七尺，以五彩间结，山石及仙佛龙象之形。殿七间，甚壮。额曰乾元殿，高四尺许，阶前作坛方丈许，名龙坪。据此知于城即所谓宿围。南面二阜即所谓桃源洞、紫极洞。中间即圣微宫，北行即乾元殿也^⑥。

乾元殿外，四周栽柳，殿内砌火坑，君臣杂坐炕上议政。乾元殿南去，即午门遗址。

除以上宫殿亭榭外，尚有云锦亭、临漪亭等名胜。为当年金世宗（完颜雍）的笼鹰的地方。《吉林外记》：称阿勒楚喀除“云锦亭”外“又有临漪亭并金世宗建，为笼鹰之所。《金史·地理志》在阿勒楚喀水侧。”^⑦

早在金太宗（完颜晟）统治时间（1123—1134年），金侵略军已占领了山东、河东、河北以及陕西诸路，但由于南宋人民的殊死抵抗，“怀土顾恋，以死坚守”^⑧金政权在这些地区内的统治是十分不巩固的。直到金熙宗（完颜亶）的统治时期（1135—1149年），金始终是以会宁府（即黑龙江阿城县南按出

① 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页14—15，（见《会宁府考·海古勒白城附》）。

② 萨英额：《吉林外记》〔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本〕卷9，页6《金上京宫殿》。

③ 嘉荫侯庙：“金大定中册上京诸林为嘉荫侯立庙，后废。今其地大木巖然”（《吉林外记》卷9，页6）。

④ 八角井，在旧宫东北，石甃八角，井栏犹存。常有光自井出，握之得铁砧二枚，古镜二面。雍正四年井中淘得银牌一面，铸人姓名功绩。”（《吉林外记》卷9，页6—7）。

⑤ 《吉林外记》卷9，页6。

⑥ 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皇朝藩属〔舆地丛书〕页15《金会宁府考海古勒白城附》。

⑦ 萨英额：《吉林外记》卷9，页11。

⑧ 《大金吊伐录》上《靖康元年七月宋再遣使乞免割三镇增岁币书》。

虎)作为首都的。他们在这里大兴土木,增广宫殿。并把从北宋掠夺来的金银帛币、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铜人、漏刻、书籍、图志以及伎艺工匠等,一齐满载到会宁府来。数量之多,是十分惊人的。

根据《金史》的记载,金上京宫殿规模甚大。“其宫室有乾元殿、天会三年建,天眷元年更名皇极殿。庆元宫,天会十三年建,殿曰辰居,门曰景晖。天眷二年安太祖以下御容为原庙^①。朝殿,天眷元年建,殿曰敷德,门曰延光,寝殿曰宵衣,书殿曰稽古。又有明德宫、明德殿,熙宗尝享太宗御容于此,太后所居也。凉殿,皇统二年构,门曰延福,楼曰五云,殿曰重明。东庑南殿曰东华,次曰广仁。西庑南殿曰西清,次曰明义。重明后,东殿曰龙寿,西殿曰奎文。时令殿及其门曰奉元。有泰和殿,有武德殿,有薰风殿。其行宫有天开殿,爻刺春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宫。太庙、社稷,皇统三年建,正隆二年毁。原庙,天眷元年以春亭名天元殿,安太祖、太宗、徽宗及诸后御容。春亭者,太祖所尝御之所也。天眷二年作原庙,皇统七年改原庙乾文殿曰世德,正隆二年毁。大定五年复建于太祖庙。兴圣宫,德宗所居也,天德元年名之。兴德宫,后更名永祚宫,睿宗所居也。光兴宫,世宗所居也。正隆二年命吏部郎中肖彦良尽毁宫殿、宗庙,诸大族邸第及储庆寺,夷其址,耕垦之。大定二十一年复修宫殿,建城隍庙。二十三年以暨京其城。有皇武殿,击球校射之所也。有云锦亭、有临漪亭,为笼鹰之所,在按出虎水侧。”^②在这些辉煌的建筑周围,就是夯土板筑的阿城白城上京会宁府故城的城垣。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黑龙江流域最大的一个城市。

白城遗址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阿城南4华里,本地人叫做白城子。城东有阿什河,南北流向。金代的这座古都,曾以北宋都城汴京为蓝图或范例大规模地多次扩建。从

城的整个布局来看,上京城分南北相联的两个城区。东西约为四华里左右南北约有6华里左右。据阿城县文物管理所的实测,周长10,873米,约21.5华里。大体和以前估计相同。城址保存的程度,比之汉荥阳(古荥镇)古城址,尤为完好。特别是西面,城墙高筑,雉堞相望,城外有壕,建有瓮门。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古城遗址南部,有午门遗址,形成二阙。此地即当年宋徽、钦二宗入金,在此朝见金主处。《宋史纪事本末》称:“金人以太上皇及帝以素服见阿骨打庙,遂见金主于乾元殿。金主封上太皇为昏德公,帝为重昏侯。”^③徽钦二帝入金以后,初徙韩州。^④“后移冷山”^⑤“终徙五国城故址,即今伯都讷城”。^⑥

考阿城之名,实沿古称。旧称为阿勒楚喀城。萨英额《吉林外记》第二卷,记的阿勒楚喀城,称城南二里有金显祖建都故城俗称白城,即指此地。上京城可能废弃在清初,雍正年间设置阿勒楚喀副都统时,另筑新城,即今阿城县城。萨英额说:“阿勒楚喀城四围板墙,方七百四十五丈。乾隆四十八年改为土墙,基宽三尺,顶宽一尺六寸,高七尺。东西南北各一门。雍正七年兵力修建。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官修。”又说:“城内无街市,惟西门外商贾辐辏,街道俱系石板铺垫,近亦倾圮,不便行旅。”这是清代情况,现在发展繁荣得与前相比有天地之别了。最后,谈到了白城子。“城南二里许,有金显

① 《金史》卷24,志第五,地理上,上京路。按:“天眷二年安太祖以下御容于原庙,‘二’原作‘元’。但依本书卷四《熙宗纪》,天眷二年九月‘立太祖原庙于庆元宫’。又卷33《礼志》原庙亦同此。故据改。”

② 同上。

③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57《二帝北狩》。

④ 韩州,即今辽宁昌图县。二帝徙韩州,“今下之后,尽空其城,命营康郡王孝嵩等九百余人至韩州同处,给田十五顷,令种蓍以自给。惟秦松不与徙,依毡帐以居,毡帐亦厚待之。”同上。

⑤ 冷山,又名冷砬山或冷陞。地在黄龙府北。

⑥ 肖德:《吉林外记·跋》。见《吉林外记》附。按伯都讷城即今吉林扶余县。

祖建都故城，俗称白城，有谓为五国城者误。方四十里，高丈余，城壕深六尺许，东西南北各一门。内有小城及宫殿旧址。该处居民尝挖得金玉铜瓷诸器及古铜钱，现在犹有在之者。该处仕宦住宅脚石及铺街石板，凡有雕花文者，俱由此城携去。今过此地，满城稼穡，一望荒凉。西门外，二里许有土岗一座，高丈余，相传为当时点将台云。”^①

金代上京城郊规划中的宫殿寺观一览表

殿名	官名	楼名	庙名	兴建时期	备 考
乾元殿				太宗天会 3 年 (1125)	熙宗天眷元年更名皇极殿
	庆元宫			太宗天会 13 年 (1135)	
辰居殿				太宗天会 13 年 (1135)	熙宗天眷二年为原庙
朝 殿				熙宗天眷元年 (1138)	即敷德殿
宵衣殿				熙宗天眷元年 (1138)	即 寝 殿
稽古殿				熙宗天眷元年 (1138)	即 书 殿
	明德宫			熙宗时	
明德殿				熙宗时	
凉 殿				熙宗皇统 2 年 (1142)	即重明殿
		五云楼		熙宗皇统 2 年 (1142)	
东华殿				同 上	
广仁殿				同 上	
西清殿				同 上	
明义殿				同 上	
龙寿殿				同 上	
奎文殿				同 上	
时令殿				不 详	
泰和殿				不 详	
武德殿				不 详	
董风殿				不 详	
天开殿					
天元殿				熙宗天眷元年 (1138)	春亨改名为天元殿
			原 庙	熙宗天眷 2 年 (1139)	作原庙
乾文殿				熙宗皇统 7 年 (1147)	后改为世德殿
			太祖庙	世宗大定 5 年 (1165)	
	兴圣宫			德宗天德中 (1149—1152)	

殿名	官名	楼名	庙名	兴建时期	备 考
	兴德宫			睿宗时	后更名为永祚宫
	光兴宫			世宗大定时 (1161—1189)	
皇武殿				世宗大定中 (1161—1189)	
	翠微宫			不 详	左为桃源洞右为紫极洞在乾元殿南

三

以上是金上京城的一个大概轮廓。实际上，金上京是在汉族官僚卢彦伦主持下，从其城市布局和规划来看，都具有许多唐、宋京城的一些特点。如除宫殿区、官署区外，还有工商业居民区。南城是宫殿区和官署区。其中，南城西部为宫殿区，东部则为官署区。北城则是工商业居民区。北城建筑遗址甚少至于高大的夯土台基址，尤为少见。这显示北城不是宫殿式的大型建筑物集中的场所。鸟居龙藏氏曾在北城作过一些考察，在城内发现有一对制车时所用之箠形石^②。这是制车作坊中的遗物。这些遗物表明，当年北城可能是居民集中之所在。依照我个人考察后的初步看法，金上京城中工商业居民区、宫殿区和官署区的分立，大概开始在金熙宗之时。

应当指出：金都城的规划并不限于城内，也包括城市的郊区。我国自秦、汉以来，一般习于在都城城郊设置宗庙、离宫和陵墓区。金上京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从金上京城郊的一些遗迹以及有关文献的记载看来，金上京城郊的规划轮廓，也大体可以找到。

大概在金太祖完颜旻时，开国之初，体制未备，所以有关皇陵的修建等，尚无规划。完颜旻死后，仅在会宁府西南，择地营葬。《金史》所谓：“葬宫城西，建宁神殿。”

① 萨英额：《吉林外记》卷 2，页 18。

② 鸟居龙藏：《满蒙古逸考》。

① 完颜旻时，战争频繁，还未暇修筑上京城，“官城”为以后史家追述之词，实即当地人沿称的皇帝寨。金太宗所筑的上京北城，就是皇帝寨的旧址。现在会宁府旧址南城西一里的地方，尚存有一非常高的土墩，四面古木荫天，附近出现许多残余的砖瓦片，包括一些琉璃瓦残片，俗称斩将台。也就是萨英额所说的“点将台”（音讹）。若与《金史》所记太祖陵的位置相推考，此地当为太祖陵的故址所在。

很明显的，在都城附近是不适宜于营建皇陵的。所以，到了金熙宗完颜亶时，就在其他地方另建皇陵区。如金太祖的睿陵；金太宗的恭陵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和陵金墓群。和陵在胡凯山南。即《金史》所称：欢都“居于安出虎水源，胡凯山南。胡凯山者，所谓和陵之地是也”。② 胡凯山在阿城县东部，叠岩重障，峻峰奇壑。安出虎水即阿什河，即安春温，③ 女真语，意即“金”。阿什河东岸为张广才岭余脉所构成的丘陵地区，矿产丰饶，土地肥沃。此地兴建皇陵或王陵，当然地理条件是比较优越的。近年，在阿城县东部大岭、半拉城子等地方，发现许多金代的石人、石兽、还有石供桌等，足可证明此地为金代陵墓所在。这些陵墓，即使不是皇陵，也当是些与皇陵有关的金陵群。金熙宗的父亲宗峻，死后即“改葬兴陵”④，其子济安死后，即“葬兴陵之侧，上送至乌只黑水而还。”⑤ 乌只黑水就是现在阿什河东岸支流小黑子河，可见兴陵也在阿城县东部地区。据洪皓记载：阿骨达（完颜旻）“灭契丹，谥大圣武元皇帝，号太祖。同母弟二人，长曰吴乞买，次曰撒也。阿骨达卒，吴乞买立，更名晟，谥文烈皇帝。号太宗。配曰明德皇后。今主名亶，阿骨打之孙，绳果之子，绳果追谥景宣皇帝，亶之配曰屠始坦氏”⑥。绳果即宗峻，未就位，济安即英悼太子，亦未就位。皆葬于兴陵。可见阿城东部山区是金代陵墓的集中地。又可从此证明，在阿

城东部山区除皇陵外还有许多太子陵及相国陵之类。

除陵墓外，在上京近郊还建有我们前面已提到过的那些原庙、太庙、社稷坛一类的建筑。大家道知，上京城东的阿什河畔，有一座金代小城叫小城子，这里就是金代的春亭，金太祖原庙故址。《金史》称：“原庙，天眷元年以春亭名天元殿，安太祖、太宗、徽宗及诸后御容。春亭者，太祖所尝御之所也。天眷二年作原庙，皇统七年改原庙乾文殿曰世德，正隆二年毁。大定五年复建太祖庙。”⑦ 大定是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约当公元1161到1189年之间。是金代极盛之时，可见在世宗之时，城郊的春亭（即原庙）仍在动工修建祖庙。

女真族建国初期经济落后，宗教气息浓厚。统治阶级更不用说了，更是假祭祀天地以进行其对人民的统治。“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⑧，这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仍然支配着千百万人的意识。金代不能例外。女真人也许是受到汉族人的影响，既信仰佛教，也信仰道教。所谓：“浮图之教，虽贵威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⑨ 又有所谓：“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后，燕南燕北皆有之。”⑩ 佛教和道教所以在金代具有力量，首先是由于那压在人民群众身上的社会压迫。金贵族统治者大力扶植佛、道教，在上京城内外建立了许多道观和佛寺。这些寺观，既是皇帝勋臣“游幸”、玩赏的场所，

① 《金史》卷2，《太祖纪》。

② 《金史》卷68，《欢都传》。

③ 罗福成：《女真译语》。

④ 《金史》卷4，《熙宗纪》。

⑤ 《金史》卷80，《济安传》。

⑥ 洪皓：《松漠纪闻》上，页2。

⑦ 《金史》卷24，《地理上》。

⑧ 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

⑨ 宇文懋昭：《金志·浮图》，（丛书集成本）页10。

⑩ 同上。页12，《道教》。

也是剥削阶级极力培植、支持和利用宗教，把它当做精神上奴役劳动人民、巩固其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根据记载，当时仅在上京城内外，就有五、六处寺院或道观，其中宝胜寺，最为驰名。故址在今白城西北郊。当时“胡俗奉佛尤谨，帝后见像设皆梵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座。”^①无论是在会宁还是燕京，无不为此。

除道观、佛寺外，上京城周围还设有许多其他供皇帝及勋亲贵族游览的行宫、台榭，正如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阿什河畔修建有云锦亭、临漪亭，都是“笼鹰之所”。又有皇武殿，是“击球射之所。”^②行宫也有数处，除天开殿外，在混同江（即松花江）也设有行宫。初步探索，金代的混同江行宫当在哈尔滨附近一带。过去，在哈尔滨市曾发现过很多金代的墓葬和窖藏，这和金贵族的行宫、游览等不无蛛丝马脚的关系。

上京的规划除以上所提到的陵墓、寺观外，还有猎场。金代尚田猎。所谓“金国酷喜田猎。昔会宁四时皆猎”。^③金熙宗尤好田猎。“有三事，令臣下不谏。曰作乐、曰饭僧、曰围场。其重田猎如此。”^④金初围场，当在上京城东南部，今亚沟白帽子一带的山中。亚沟车站附近山中有金代摩崖石刻，断崖之上刻有男女石像。男的头戴盔，身着甲，手执鞭，足穿靴。似是一个武士像。女的头戴帽，身穿左衽长袖服装，双手合在胸前，似是一个贵妇人像。亚沟和白帽子一带山区在金初当是金朝皇帝秋山行猎的地方。

金初上京城的规划除猎场外，还有祭坛的设置。在上京城南十里的官儿屯（俗称古瞎屯）有一很高台基，即金之郊祭坛。此坛之建，始于金太宗。“金起自海滨，自乌古乃而始大”。“阿骨打嗣位……遂称帝，国号金。”^⑤即太祖。其后，太宗吴乞买既斩辽祚，以会宁府为都会，开始修建。并建郊祀之礼。“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其后，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盖设位

而祭也。”^⑥金朝风俗，有拜日祭天之礼，《金志》称：“其节序元旦则拜日相庆，重午则射柳祭天。”^⑦按“拜天，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重五于鞠场，中元于内殿，重九于都城外。”^⑧官儿屯的郊祭坛就是重九日郊外拜日祭天之所。金之重视郊祀也可反映了女真族封建的深化。从建筑史的角度来看，金初最早的太庙，应是太祖陵上的宁神殿。太祖陵虽后来有所迁动，但是历史价值很高。天会中，徽钦二帝曾在此朝见。“金初无宗庙。天辅七年九月，太祖葬上京官城之西南，建宁神殿于陵上，以时荐享。自是诸京皆立庙，惟在京师者则曰太庙，天会六年，以宋二帝见太祖庙者是也。”^⑨到金熙宗时，改葬金太祖陵于胡凯山下的睿陵（在太宗和陵之旁），但是，宁神殿未移，仍沿太庙之称。直至金末蒲鲜万奴之乱，于兴定元年率兵攻打上京，终于没有攻下，“焚上京宗庙”而去，自此上京更加破败了。

上京都城的规划，还可体现在京郊一些驿站的设置上。宋朝使节许亢宗出使金朝，曾到过上京，正值上京大兴土木，时间当在天会3年（公元1125年）。这位宋朝的使节亲眼看到“日役数千人兴筑，已架屋百千间未就。”^⑩并未提及在上京城郊附近修筑驿站之事。洪皓《松漠纪闻》则详言，由上京西行，“三十里至会宁头铺。”会宁头铺是上京城西二十里的一个重要的接待站。近在京畿，是从金上京南行到长春必经之地，是

① 《松漠纪闻》上，页10。

② 《金史》卷24，《地理志》上。

③ 宇文懋昭：《金志·田猎》，（丛书集成本）页16—17。

④ 同上。

⑤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

⑥ 《金史》卷28，《礼一》。

⑦ 宇文懋昭：《金志·初兴风俗》。

⑧ 《金史》卷35，《礼八》。

⑨ 《金史》卷30，《礼三》。

⑩ 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载《三朝北盟会编》卷20。

送迎使者的重要宾馆所在地。这个地方即今阿城西二十里的驸马城。这所古城至今还有东西走向的古道残迹。这条古道，不独洪皓走过这里，张棣、赵彦卫对此地也有所记载^①所记与洪氏相同。据《金史》记载，金太宗天会二年，“命置驿上京、春（长春州）、泰（泰州）之间。”^②如洪氏所说，“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楼也”。又说：“三十里至会宁头铺”^③。那么，如依里程方位考之，驸马城当为金代的会宁头铺。盖金代度量衡较小于今天的市里，金代一里相当现今的零点九市里左右。

四

随着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冶铁炼铜以及其他手工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这里，我们没有可能把当时阿城附近地区存在着各种各样手工业作一个比较详细的调查。这是由于资料极不完备的缘故。我们只指出炼铁与铜器的制造情况，也可窥豹一斑了。

铁器与铜器在东北地区使用较早，如在宁安东康等地的原始社会晚期遗址的地层中就发现过铁器残件。但是，把铁和铜普遍大量应用到生产生活中去，到辽代，特别是金代，才得充分实现。据徐梦莘的记载，生女真完颜部到四世纥可为酋长、定居阿什河流域期间，就开始“教人烧炭炼铁”。^④在伯都讷城东南隅的石佛寺，“相传金时慈圣太后所建石佛高二丈余，后石首坠”石工“于是举石首凑诸像冶铁固之。”^⑤这段材料极珍贵，金代不独能冶铁，而且能用铁于补钳、镶嵌工作。可见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了。说到铁的使用，纥可是有一定功绩的，但并非铁的发明者。在今阿城的东南部和五常毗连的半山区小岭、五道岭一带，有金代早期冶铁遗址的分布。在绵延甚长的山岭坡上，遗址分布区的西缘紧濒阿什河滨，在这里，人们已经发现了十余处古矿洞遗址，五十余处冶炉旧址。根据近人的研究，阿城附近的这些矿冶

遗址是使用很久，是开始于金代早期的一些冶铁遗址。在阿城附近一带地区，出土了很多金代铁器。在上京以及肇州一带，铁制农家具用的种类十分繁多。出土遗物有犁铧、犁碗子、蹿头、鲫鱼形铡草刀、葫芦形铁剪刀、无孔扁柄镰刀、六瓣耳铁锅、铁锹、铁锄等，样式多采取当时中原地区通行的，但比之辽代所用的铁器是有了很大的提高。辽所用的“簇铁”，比之金的铸铁是大为减色了。

我们可以这样说，直到金熙宗完颜亶的统治时期（1135—1149年），金朝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还是以会宁府（即阿城县南上京城）为其中枢的。“自灭辽侵宋”后，人民“渐有文饰”^⑥，他们之中的一些女真贵族从契丹，往往把从契丹贵族手中夺来的俘虏，抑为“贱民”^⑦，并利用他们为其充当官营手工业作坊中的苦工。由于这些奴隶的获得解放，金代的手工业，特别是铜器的铸造得到较高较快的发展。

一般看来，金统治者是禁止民间铸造铜器的。铜器的制造由官府垄断，只能由官营作坊来制造。例如在阿城出土的“童子攀枝镜”；其边款上便刻铸着“上京警巡院验记官”字样，在“牡丹花纹镜”上便刻铸着“上京宜春县”等字样。^⑧这充分说明：这些铸品是由官府控制的铸铜作坊来生产，并经过官府“验校”或“押记”然后才能使用的。

在汉族封建经济的强烈影响下，女真族的社会经济在其统治的一百多年期间，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再拿手工业中铸铜业

① 见张棣：《金虏图经》及赵彦卫《云麓漫钞》。
② 《金史》卷3，《太宗纪》。
③ 洪皓：《松漠纪闻》下，页6。
④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8引《神麓记》。
⑤ 萨英额：《吉林外记》（皇朝藩属舆地丛书）卷六，页18《伯都讷·石佛寺》。
⑥ 宇文懋昭：《金志·男女冠服》。
⑦ 元好问：《中州集》中的《李晏小传》。
⑧ 1979年夏作者曾在阿城文物陈列馆所见。

来说，金代所铸铜镜，仅阿城县境内出土金代铜镜就有数十面。最令人惊异的是陈列在阿城文物管理所内的那面大双鱼纹铜镜（阿城新华公社出土）直径43公分，重24斤8两。这是上京出土文物的珍品之一。尽管合金水平和光洁程度不如汉唐铜镜，但其图案花纹和线条浮雕都有它的一些特色。这是截至现在为止，我所见到的铜镜中最大的一面了。

铜器的铸造，还反映在出土的一些金代铜质官印方面。如：阿城白城出土的无款识的“汉军万户之印”、“征行万户之印”。阿城白城出土、款识贞祐三年的“上京路句当公事裳字号印。”镜上印文多用汉字九叠篆书，印背立有长方形板状纽。有些印章上还有颁发机构名称。如“少府监造”、“上京行六部造”等字样。其中“汉军万户之印”的颁发行使当在公元1128年到1151年（即天会6年到天德3年）之间，这反映出在金代初年的女真族军队中有许多是汉族的高级官吏在内。这也有力地说明黑龙江地区在很早就是我们祖国的神圣领土；我们千千万万的各族弟兄，为开发建设黑龙江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金故都白城附近的一些冶炼工场的遗迹除北城中曾发现铁作坊遗址，出土了一些铁制甲冑外，冶铁工场遗址，却普遍于阿城东南部和五道岭一带。从冶炉附近的一些堆积层来看，矿冶遗址使用年岁早，而其规模之大，也正符合于作为白城发展的条件。阿城发展的历史是和女真族整个发展的历史联系在一块的。女真族“本完颜氏，始居按出虎水，于是国号大金。至阿骨打始大。按出虎华言金地，有线河，在今上京会宁府。”^①只有金的生产，是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生产需要的。必须有铁器或铜器的使用，才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同时，金代冶铁、冶铜的发展，又是在辽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不能分割开来看。白城是处于金国的咽喉地带阿勒楚喀城上向前发展了的，这里是宁古塔城

和伯都讷城的重要联络点。金代的最初建都于此，绝不是偶然的，这是被当时的经济、政治条件所决定的。直到金代在此建都，阿城就更加繁华热闹了。除了冶铁、冶铜以外开设在金上京城内的还有一些汉人在此经营的金银店铺，如“上京翟家记”戳记银镯，便是翟姓汉人在此经营工商业的一个证明。会宁府领县三。有三万多户人家。^②四方交通，十分发达。“京之南曰建州，京之西曰宾州，又西曰黄龙府。”^③经济的发展，比之辽时已有很大的发展了。所以这些冶铸工场是随着这个发展形势而扩大的。因此，我们认为这阿城附近的一些冶炼工场遗迹年代的上下限绝不只是金初三世，即从太祖到熙宗（1115—1148年）。事实上，在阿骨打以前，契丹族统治这一地区时期，冶炼铜铁已经开始了。即使从海陵王正隆间把中都大兴府建为国都后，作为女真族本土的阿城仍然是经济政治的中心。名义上是“削上京之号”。^④实际上仍称会宁府，到大定十三年七月，“复为上京”^⑤。金世宗完颜雍（1161—1189年）更加重视这一都市，前面我已经谈到了这种情况。金世宗所以对此地恋恋不舍，是有其思想基础的。即使世宗在东京即位后，一些女真贵族还是要建议还都上京阿城。金政府由会宁迁到燕京，又由燕京迁往开封，再由开封迁到蔡州。百年之间，战乱相接。也把太祖、太宗的陵墓从上京迁到燕京的大房山。但是，事实是残酷的，历史的发展并不如海陵王完颜亮那样理想。多族人民的起义及对金的反抗斗争，冲击着金朝封建主的统治，使海陵王“取江南，有这五千人足矣”的大话破产了。金世宗接受了这些失败的教训。他起用有真才实学的汉人

（下转45页）

① 佚名氏：《辽东志略·女真》。见《说郛》卷97页6。

② 《金史》卷24，志第五，地理上。

③ 李兰昉：《元一统志》卷2，页222。

④、⑤ 《金史》卷24，志第五，地理上。

过是为了安全起见,朱元璋才反对鞭策过分。他还说:“为吾民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如果“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那就是不安其分,“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①但是,在“藏富于民”思想基础上,朱元璋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毕竟使农民政治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从而提高劳动积极性,使得在洪武三十年左右时间里,社会经济能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据洪武二十六年统计,全国垦田数达八百五十多万顷,比洪武元年增加近四倍。按《洪武实录》卷二百三十记载,这一年,全国税粮米麦收入共计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余石,比元末增加近二倍。制瓷、棉纺织、矿冶、造船等手工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有的还居世界前列。

朱元璋从敬天畏民和“藏富于民”思想出发,制定一系列政策,促进了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历史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不能把帝王将相统统“乌鸦”化。

朱元璋之所以能对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当然是由于元末农民战争沉重地

打击了封建黑暗统治,从而给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有了舞台之后,能否演出威武雄壮的戏,还要看演员的才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封建社会中,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尤其是武装起义,是封建社会发动的动力。但是,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学说,等同于机械动力学。机械动力,是能直接发生效果的动力。车轮一经打气,就要鼓起来。但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动力作用,往往不是直观的,而是要通过上层建筑曲折迂回地表现出来。每一次阶级搏斗,不见得都会推动历史车轮前进若干寸。能否推动历史车轮向前,往往还要看胜利者执行什么政策。元末农民大起义后,社会经济之所以能得到迅速发展,因为胜利者朱元璋执行的是顺应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政策。所以,象朱元璋这样雄才大略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其历史作用,是不应当抹煞的。那种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把帝王将相一概骂倒,是冒牌的历史“唯物”论。

① 《洪武实录》卷一百五十。

(上接40页)

担任重要工作。如石琚为参知政事^①。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治核心。史称金世宗为“小尧舜”。当时,“庠序日盛,”“士人由科第而位至宰辅者接踵。”^②但是,他并未忘记上京,并在此扩建了一些宫殿如皇武殿之类,在此大会亲旧,以此作为后方的重要基地。上京始终驻有重兵防守。当中都被蒙古兵包围时,上京留守徒单镒,还能够选兵

二万入卫中都。可以想见,有金一代,是始终看重会宁府(白城)这一军事政治重地的。当然白城在金代最发展的时期,要算是金代的初叶和中叶。到金代末期就转入没落、荒废。因此,在这里发现的遗迹、遗物,时间应大多属于金代早期和中期。

以上所论,如有不当,请批评指正。

① 《金史》卷88《石琚传》。

② 见《金史·文艺传》。